

知和行书局

荐阅书单

《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

2014年《沈从文的后半生》曾一度风靡,而今,学者张新颖则带着这本合璧之作《沈从文的前半生》与我们再次相见,完整呈现沈从文一生的精神沉淀和成长经历。

这本传记再现了20世纪上半叶,从青年走向中年的沈从文,如何从湘西边城走向广阔世界,承受苦痛与光芒,显现出人生的传奇与平常。他在与时代的碰撞中不断发现与扩充自我,从而得以成就独特的文学事业。张新颖曾说,“我想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半生的经历,他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难史,虽然这已经足以让人感慨万千了,我希望能够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



作者: 张新颖
版本: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时间: 2018年2月

《孙中山史事编年》

桑兵教授主持编纂的这部《孙中山史事编年》,汇集当下十余位孙中山研究领域的中坚学者,全面搜集海内外刊布的相关档案、报刊、日记、函电等史料,汇集多方不同观点,以12卷、550多万字的篇幅,最为详尽地展现了孙中山及其所处时代的复杂面貌。如史学者王奇生所言,“本项目堪称集相关资料与相关研究之大成”“对孙中山研究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编者: 桑兵
版本: 中华书局
时间: 2017年2月

“北京口述历史系列”(《胡同里的姑奶奶》《八旗子弟的世界》等)

定宜庄是满族历史学者,现任职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长期致力于清代旗人社会生活史研究。她用近二十年的时间,采访了数十位上至皇室后裔,下至三教九流的老北京人,记录下他们的生活经历、娱乐趣味、饮食习惯,以及对北京百年变迁的看法。最终结集而成的这套“北京口述历史系列”,包括《八旗子弟的世界》《城墙之外》《府门儿·宅门儿》《胡同里的姑奶奶》和《生在城南》。不同于那些对口述者言说全部采信的作品,定宜庄在书中征引大量史料,作为口述内容的注释,使得这几本口述史具有了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 定宜庄等
版本: 北京出版社
时间: 2017年2月

访谈

作家林森谈新作《海风今岁寒》： 从生命的断裂处开始

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2月28日,海南本土青年作家林森携其最新作品《海风今岁寒》在海口国新书苑举行了签售分享会,吸引了不少读者及文化界人士的关注。

林森的《海风今岁寒》这部小说集中收入的中短篇,发表于《人民文学》《长江文艺》《山花》《大家》《作家》等刊物,并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等选刊转载,获得了国内文坛的广泛关注。

书名出自东坡诗

“我曾接下了海南省作协关于苏东坡晚年流放海南期间的一个长篇小说的写作任务。”为了完成写作任务,林森开始看各种有关苏东坡的资料,在阅读过程中,逐渐萌生了一些新想法。“心想若是写一些苏东坡晚年行迹的短篇,倒是挺有意思的。”

“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东坡在海南儋州写下的《和拟古九首》其中一首的一句诗句打动了林森。这首诗是讲苏东坡遇到一个黎族人,笑话他

到海南还穿着儒生的衣帽,样子怪异还不防寒,并且大方地送给他一件吉贝布织就的衣服,说今年海风很寒,得注意保暖。

林森透过这首诗,看到苏东坡当时的一些心迹。“比如说,着装的不合时宜、语言的沟通不顺、天气的不能适应等等,我们都能看到,而我们不能看到却能感觉得到的,是苏东坡关于生命飘零的某种叹息。”

于是,林森便把这句诗当作小说的题目。简单的五个字,不仅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也奠定了全文的基调——强劲海风与侵骨寒气笼罩下的海岛上,那些带着或深或浅的伤痕在生活中挣扎的男人、女人、老人以及年轻人。

灰暗中的勃勃生机

“我想说的是,在《海风今岁寒》这篇貌似有些灰暗的小说中,我其实是感知到了某种断裂处爆发出的强劲生机。”苏东坡作为这个小说最隐秘、最深远的源头,林森以东坡与海南的关



林森在签售现场

系,解释了小说背后的隐喻。

他说,苏东坡当年被贬惠州,已经是生命的某种断裂的境地,可他仍旧在那里写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样洋溢着生命热情和幽默感的诗句,以至于政敌章惇在听到这诗句后,觉得苏东坡还太惬意,把他继续南贬,终于贬到了海南岛。

海南岛和苏东坡相遇了,这是两者的幸运,海南岛因此文脉开启,苏东坡也在绝境即胜境之中,焕发了晚年创作生涯的最后一春。林森认为,来海南之前,苏东坡是抱着必死之心的,可走的时候,他已经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也说“问吾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到今天,他音容仍在,映照着我们九百多年之后的我们,他来海南之前所发出的生命断裂的叹息,我们今天仍能清晰地听到。而今天的我们,也会在新的时间、空间里,发出某种关于生命的思索和叹息。”林森说,所有新的生命,都从断裂处开始,他正在期待“无限春风来海上”。

作家草白谈《童年不会消失》： 写作是对贫瘠童年现实的拯救

文\海南日报记者 傅人意

周作人曾说,“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都亲自做过孩子,却早失了‘赤子之心’。”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80后作家草白著写的散文集《童年不会消失》,以一种回望式的写作,一种童年视角与成人眼光的奇异杂糅,讲述了作者在年少时期遇见的人,看到的景,度过的日夜,为读者展现一份奇特的年少记忆和写作者的“赤子之心”。

近日,草白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童年”对于她来说,不仅是指一段具体的时间,更是被记忆保存下来,经过筛选和过滤的部分。“作为写作者,我们总是对其中的不定、空无、虚妄部分着迷。我的关于童年的写作是对贫瘠的童年现实的拯救,也是对往事和记忆的重建和续添。”

草白笔下的童年往事

草白出生于1981年,现居浙江嘉兴,2008年开始创作散文,2010年开始写小说,曾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短篇小说首奖。在她看来,她和同龄人的童年生活没有太大区别。“奇异的是当一切都归于时间的灰烬,差异性就显示出来了。这种差异性落在文字里,与其说是童年本身的差异,不如说是审美趣味、写作向度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这也是写作比较好玩的地方,某种意义上说它虚构了我的人生。”

草白笔下的童年,有趣,有爱,有扑朔迷离,更有一种“魔性”。在《换牙》一文中,童年换牙的“我”,将“一张嘴里的牙齿”区别对待——将上边的牙齿丢到屋顶瓦缝里,下边的牙齿扔到床底下,这样的细节让不少人能与远去的童年在作者构筑的字里行间重

逢;在《外婆》一文中,草白用一种冷静的叙事口吻怀念亲人,“我感觉世界上所有对我好的人,都住在外婆的村庄里”。而在《爱与死亡》《苏州女人》等篇章中,作者也毫不避讳地在童年的后花园里谈论“死亡”。

“在写作中,我一直告诫自己不应该有任何避讳。但事实上,这种避讳始终存在。这是一本写童年的书,但不是一本写给儿童看的书。”草白表示,“在我们的文化及现实语境里,谈论死亡好像比较消极和丧气。但于我而言,死亡这个话题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草白说,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携带着他们的死而来。在人生任何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会遭遇各自的生死问题。况且,对死亡的好奇一部分。在回望里,童年蕴藏着无穷尽的解构和重建的可能性。

以赤子之心创造新鲜的纸上世界

“《童年不会消失》这本书的视角是比较凌乱,不成系统的,它的落脚点现在,而不是童年。”草白说,童年只是她所截取的一个时间上的标本。它是回望式的写作,一种童年视角与成人眼光的奇异杂糅,而不是单一固定的视角。

在《童年不会消失》一书中,草白观察到了童年生活或者说成人社会中非常隐秘的部分。比如,神秘的接骨人、苏州女人、讲鸟语的人、出了事故的乡村医生……草白好似有一把灵活的小刀,剥洋葱般把他们不同的命运层层剥露给读者,或荒诞或滑稽,或清醒或昏聩,而隐藏在故事背后的真实人性、乡村伦理也开始在纸



《童年不会消失》

作者:草白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浮现。

“我们永远也不可低估一个孩子的感受能力。他们的敏感与判断,因为一知半解,充满歧义,所以才好玩。”草白说,她想写出孩童看到的成人世界中那个比较隐秘的、闪烁言辞的那部分的差异和陌生感。在此,童年视角是一种叙述和写作上的策略,是一种陌生化视角,而不是真正地以儿童的目光去写。

草白认为,这本与童年有关的书,并不是为了缅怀记忆中的故乡,而是因为找到了一种叙述语调,才有信心去完成这本书。“对于写作者来说,并没有地理上的故乡的概念,我对曾经度过的生活并不热爱,也不反感,它只是一种现实生活,每个人都拥有的生活。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这种生活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我的文字里,这才是让人激动的地方。”

草白说,在这个消费一切的年代,写作者以耗费自身血肉生命而存活。在文字里,我们必须葆有一颗永恒的赤子之心。

于草白而言,这本书,不仅是记录,更是回忆和虚构。它是记忆对往事的筛选和重组,同时依据某种直觉、审美偏好、写作伦理,创造出一个新鲜的纸上世界。